

解讀小說《寒夜》中人物的意識與潛意識

周婧婷

就這寢室溫暖柔和的燈光，我翻開了巴老的《寒夜》。生活在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如果不是因為語文書上的編排，可能很難有機會主動接觸巴金這樣一位老文學大家的作品。當看到內封面上赫然寫著“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 60 周年叢書”時，我心想，原來是這樣的主題。我喜歡看諜戰小說，對戰爭題材的也不排斥，抱著這樣的心理讀完《寒夜》該是不難的吧……

《寒夜》是一個發生在重慶的故事。故事在寒夜中發生，也在寒夜中終結。與其說這是個故事，不如說這是那個年代知識份子生活的橫斷面——一組表現他們身寒心寒的生活橫斷面。那個年代對於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許多個描寫抗日的戰爭故事都已被搬上了電視螢幕，然而那樣的生活對於我來說又是陌生的，在巴老的《寒夜》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在抗日快要勝利的歲月裏的重慶的人們——尤其是知識份子面對著戰場卻沒有把握戰爭何時能夠結束的極度驚慌，以及那種不知道生活前方實則已經充滿光明的迷惘與悲觀。雖然我並非是在寒冷得讓人打冷噤的夜晚讀完巴老的小說，但是連續幾遍的閱讀沒有使我減少一絲寒涼之意，反而，那種文字生風的刺骨感受不斷的衝擊著我。我明白，讓我的內心感到寒冷的是小說中的人物不斷暴露的內心的潛意識，這份寒冷勾起了我想要解讀它的欲望。

在費洛伊德的心理學中，潛意識被認為是前意識或無意識，而意識則是有認知的心理衝動，就好像費洛伊德對這三者結構的比喻：無

意識系統是一個門廳，裏面的各種心理衝動是許多個體。與門廳相連的第二個房間象一個接待室，意識就停留於此。門廳和接待室之間的門口有一個守衛，他檢查著各種心理衝動，對於那些不贊同的衝動，他就不允許它們進入接待室。被允許進入了接待室的衝動，就進入了前意識的系統，一旦它們引起意識的注意，就成為意識。聯想到小說《寒夜》，我想我們的一切生活表現都可能來源於我們的意識。可能我們有這樣那樣的潛意識，卻遲遲無法升級為意識衝動，然而因為生活中的種種遭遇，我們潛意識被不斷的允許成為意識，而原本的意識則被堆積在一旁，直至被遺忘……就像小說中的汪母、汪文宣和曾樹生，他們的意識停留在如何躲避轟炸、襲擊、想辦法活命與生活。不，也許我說的不對，那是他們的潛意識，他們原本的意識該是立足於他們年輕時的理想吧。

細說起來，汪家三人都不斷地在意識與潛意識的矛盾中糾結。就如小說中汪文宣在咖啡店裏對他的妻曾樹生說的話，“以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過今天的生活。那個時候，我們的腦子裏滿是理想，我們的教育事業，我們的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從前的事真像一場夢，我們有理想，也有為理想工作的勇氣……”那是他們原本的夢想，原本的認知，原本的意識衝動。他和他的妻都曾是大學教育系的畢業生啊，他們該是有能力創造自己的生活的，但為什麼後來丈夫卻變成了只是坐在半官半商的書局裏，當一個酬薪少得可憐的小公務員，妻子離開了教育事業，利用美貌一頭紮入銀行，搖身成為一個只要陪人說話就可以獲得高薪酬卻再無其它事兒幹的“花

瓶”。還有那一夜白頭的汪文宣的母親，她也曾是個讀過書的小姐，她不願承認樹生這個媳婦，更不願意用媳婦的錢，那是她所贊同的想法，但實際上她明白，沒有媳婦留下的錢，他們一家人也根本無法生活。

小說中的汪家三人生活在抗日戰爭快要結束時期的重慶，那時的重慶並不是一塊和諧之地，它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地盤。雖然是處在戰爭的後方，但也時不時地遭到日軍的轟擊。刺耳的警報聲就像是鬧鈴，仿佛已被定時了多久就要響一回——那一定是人們無法觸及到的鬧鐘，我們按不掉它，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它毀滅。人們該是很怕警報聲的吧，尤其是樹生，小說中描述道，樹生在聽到警報聲趕回家，發現丈夫婆婆還未躲進防空洞時，她在勸說了幾句卻無用後，竟也頭也不回地自己跑向防空洞去了，這讓我很是不理解，活命縱然重要，但我想要如此毅然決然地自己逃命而不顧丈夫婆婆，也是需要一番掙紮的吧！難道在當時，活命已經成為這樣的主流了。也許這便是她的潛意識。曾樹生是個熱愛自由的女子，比起愛家庭，愛丈夫，愛孩子，她更愛自由。就像她對汪文宣說：“怪你有什麼用，怪只怪我當時瞎了眼……”我總覺得這不該是一個愛丈夫的妻子所說出的話。曾樹生一旦回到家裏，她覺得寂寞、空虛，而當她有機會逃出重慶，逃出家庭時，她猶豫了，她覺得自己不該放下生著重病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意識與潛意識是矛盾而糾結的。不知自然界是否有這樣的定律：意識往往是現實而悲劇的，潛意識卻是美好而令人嚮往的，爾後潛意識終究能沖入意識流，取代原來意識的位置。曾樹生終究是獨自離開

了重慶，雖然走時有些猶豫和賭氣，但這也僅僅只會影響離開的時間前後而已。

汪文宣是當時小知識份子中軟弱、懦弱的老好人的代表。在他親眼目睹老同學柏青的慘死後，他騙自己把真實當做夢境；他常常告訴自己為了生活，唯有忍受；他會在寒夜裏默默抱著被子哭泣，就像他的妻說的：“你是忠厚的老好人，你只會哭。”；他只會偷偷在心裏想著：我這是一個怎樣的家呵，沒有人真正關心到我，各人只顧自己，誰都不肯讓步……家，我有的是一個怎樣的家啊……然後開始慌張自己的想法如此可怕。他對母親說：“你對我真的太好了”，他對自己說：“我對不起每一個人，我應該受罰”。他的性格使他在這個漫長的寒夜中變得尤為不堪，他原本的理想被打擊得粉碎，爾後漸漸被消極，失望，可悲的潛意識佔領。這像是宿命，更何況他還是個患有肺病，吐著血痰的病人。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但覺得生活沒有希望的潛意識讓他變得更加虛弱，好像恨不得縮短壽命一般；他明白自己無法帶給妻子快樂的生活，但覺得妻子出軌不再愛他的潛意識讓他變得更加不自信，好像恨不得把妻子推開一樣。這樣的潛意識早已成功躋身成為“接待室”的意識衝動，不斷刺激，使他感到痛苦。

而汪母呢，媳婦曾樹生這樣描述她的婆婆——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歡樹生這個媳婦，大概是因為樹生“花瓶”的工作，也大概是因為樹生早出晚歸，天天不著家。她看不慣兒子和媳婦沒有結婚形式，沒有媒人的婚姻生活，她罵樹生是兒子的姘頭，其實她是不高興媳婦分去了兒子的愛。大概只有潛意識是無法假裝

的，直到樹生離開了重慶，母親才承認自己並不恨媳婦，也願意給她回信，可那時樹生終究是走了，終究是離開了兒子的生活。

《寒夜》是巴老在解放前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而且是在兩年之內斷斷續續寫完的，那兩年內——1944年底至1946年底巴老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重慶，因此小說的內容也顯得格外真實。巴老在《寒夜》的後記附錄中也談到，“〈寒夜〉中的幾個人物是虛構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卻十分真實。我並不是說，我在這裏用照相機整天拍攝；我也不是說我寫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訊報導。我想說，整個故事就在我當時住處的四周進行……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戰場失利，人心惶惶……”。這是一本當時的人們所參與扮演的關於悲歡離合的苦戲。也不怪乎汪家三人所演繹的掙紮於潛意識與意識間的矛盾與痛苦，因為這樣的生活讓他們習慣於承受而不是吶喊，他們不甘心，卻是默默地不甘心。他們對生活已經失去了要求，最大的奢求僅僅是溫飽而已。我似乎能夠理解他們的內心——越是矛盾，越是糾結，人物的行為便越是膽怯，好像想要掩蓋心中的這種潛意識與意識的鬥爭的激烈，就像是汪文宣，他不斷地想要喊出“我要活”，他死亡的那一瞬間的面龐好像還體現著對社會的不公平現象的反抗，但他最終也沒有勇敢地將自己的潛意識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當我們結識了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時，我們總愛以他是好人或是壞人去剖析他的行為，我們會同情好人的遭遇，祝福好人的未來，而討厭壞人的出現，詛咒壞人的命運。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難以

辨別好人與惡人，好人也會犯錯，而惡人也不是永遠在做壞事。就像《寒夜》中，那汪家三人誰是正面的，誰又是反面的，我們該對誰惋惜，對誰同情，又該對誰仇視呢？巴老說，《寒夜》中的人物並非是寫來遭人同情的。的確，當我通過小說認識了汪文宣，看到了他悲慘可憐的生活境遇的同時，也發現了他懦弱消極的一面；當我在責怪曾樹生不顧丈夫兒子，任性的想要尋找自由時，同樣也被她時時隱忍，不吝將自己的錢拿出來供養家庭而感動；而汪母雖然對媳婦惡言相向，但她在晚年卻要面對自己深愛的兒子抱憾離世也著實令人惋惜。每個人有是也有非，我們所做的是非對錯也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這些更是來源於我們內心深處的意識衝動。

我以為，我們的潛意識會使我們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我以為，我們的潛意識會在冥冥之中指引我們的道路。回憶起那段高考衝刺的歲月，老師不敢給我們過大的壓力，只是不斷地刺激我們，讓我們充滿鬥志，熱血沸騰。還記得那時班主任曾對我們說，年輕時的我們會幻想自己的職業，會有一個自己想要實現的理想，不是他人的附加，也不是人云亦云的願望。也許在這之中我們會走彎路，會偏離夢想，會花很長的時間在完成本不想做的事，但到人生結束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最後做的事都會與夢想沾邊。可能不是完全實現一模一樣的理想，但至少我們會獲得一種滿足感。我想這大概是潛意識的作用吧。當無意識轉變為前意識，再被否決，又被提起，爾後不斷地衝破“守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潛意識會因為生活中的小磕小絆，或是大起大落而變得消極，這時我們是需要用自己的意識來控制前行

的道路的。我們萬萬不可缺少這樣的心理鬥爭，突破自己的行為記錄要先突破自己的心理守衛。因為我們的生活是意識與潛意識不斷鬥爭的過程啊。當意識與潛意識一致時，那兩者應該就只剩其一了。小說中，曾樹生最終向汪文宣提出分手，為自己的自由爭取機會。那篇長信是她的潛意識與意識不斷鬥爭的結果，不是嗎？汪文宣在人們慶祝勝利的鞭炮聲中死去該是因為他的潛意識沒有成功突破“守衛”，而使生命留下了遺憾。

巴老說：“汪家三人都是不由自主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於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在後面指揮他們。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他們並不知到怎樣才能保護自己。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確像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他們之中有完全忍受，像汪文宣和他的母親；有的並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置上，會有什麼出路呢？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當我看了第四遍《寒夜》之後，我忽然理解了巴老說“曾樹生也無法擺脫毀滅的命運”的含義。雖然她在追求自由，在反抗束縛，但她最終還是在尋找親人和轉身離開之間猶豫了，她永遠無法得到自由，即使是回到蘭州，她也只是做個“花瓶”，重複以前的工作與生活罷了。想要有反抗的舉動，必定先要產生反抗的念頭，這念頭來自於我們的思想鬥爭，我想可以理解為那便是意識與潛意識的鬥爭。可見，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鬥爭是遠遠不夠的，這像是催化劑，能夠促使我們的儘早產生想要達成目的的念頭與方法，

但如果我們不施以行動，最終當然無法見到曙光。我們不是生來就有勇氣做任何事的，我有些擔心我的未來，因為我覺得我並不是個大膽的人，如果“現狀”不錯，我想我會安於“現狀”。我常常會和同學聊起生活中最近的計畫，計畫是能夠很方便的記錄在紙上的，但卻是很難脫離紙面的，很多事情我們僅僅是想想而已，但很多事情在想的時分並不是想想而已啊。的確，我想……很簡單，我做……卻是難上一萬倍。

“……夜的確是太冷了，她需要溫暖。”汪文宣不在了，汪母和小宣也不知到哪裡去了，寒夜的盡頭只剩下曾樹生一個人孤零零地在街頭遊蕩。小說中所描述的歲月縱使已經經歷了一個春秋，可竟然一點溫暖也沒有留下，日本投降了，鞭炮響過，仍舊是一片死寂，更別提汪文宣還是在鞭炮聲中離開人世的。有一股想要吶喊卻開不了口的情緒，就像如行屍走肉般晃蕩在馬路上的曾樹生，需要一陣強烈的轟轟聲來掩蓋心中的不適。巴老的小說能夠帶給我們這樣的悲傷，不可否認，巴老所刻畫的汪家三人的心理狀態以及他們的意識與潛意識使我們產生了共鳴。閱讀《寒夜》的過程就像一場自我剖析，閱讀者不會因為當時的背景而局限於抱怨、憎惡國民黨反動政府，反而能夠很快地聯繫到自己的生分，好似我想到了高中生分，想到了班主任老師一般。正是這些有著對立關係和矛盾關係的心理形成了意識與潛意識，讓我們看到了衝突的火花，小說悲傷、淒涼的氣氛也應此強烈地迸發而瀰漫於整個故事中。

歌德說：“讀一本好的書，就像是與一個高尚的人談話。” 閱

讀《寒夜》時，我能感受到，我不僅僅是與一位高尚的人在對話，也是與那個時代在對話，更與現在的這個時代在對話，與自身內心深處的靈魂在對話。因為意識與潛意識的世界是相通的，我們不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但當一切用文字描述出來時，我們自然而然地用自己的意識去替代，去思考，去清楚地感受到當事人。在寫作時，我們會花心思詳盡地刻畫人物的心理描寫，但如果我們將人物的心理更深刻地劃分為意識與潛意識，我們便能看到兩者的比拼。那時，每一個獨特個性的人物就會被賦予更加豐滿的詮釋。